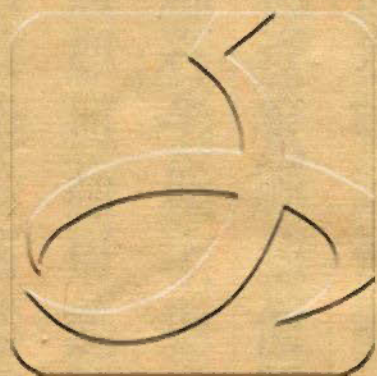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

49.392
8030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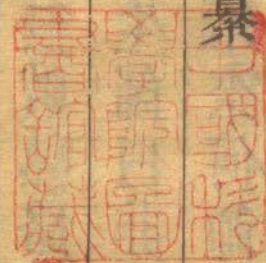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昆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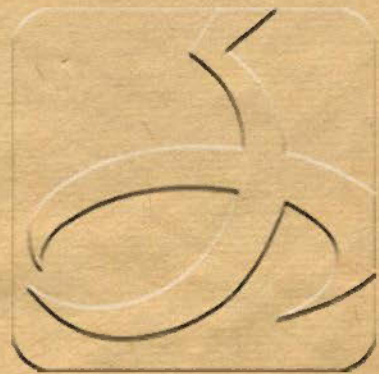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六世

洛浦安禪師法嗣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
 來師曰三腳石牛坡上走一枝瑞草目前分問匹馬
 單鎗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猶較秦王
 百步在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鵬隨
 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
 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蟬螻飲雲根時如何師



元十六
一
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纒頭上金花異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當今不坐靈明殿畫鼓休停八佾音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涇州人也一日洛浦問曰院主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卽得汝向後住箇雪窟定矣後訪白水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卻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柰何水曰夾山爲甚麼不柰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住後僧問佛魔未現向甚麼處應

師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大事已明爲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問如何是一色師曰全無一滴水浪激似銀山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講和尚道師曰穿過觸體不知痛痒問如何是明子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京兆府永安院善靜禪師郡之王氏子母夢金像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羣言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唐天復中南謁洛浦浦器之容其入室乃典園務力營眾事一日有僧辭

浦浦曰四面是山閣黎向甚麼處去僧無對浦曰限汝十日下語得中卽從汝去其僧經行冥搜偶入園中師問曰上座既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不得道是某甲語僧遂白浦曰誰語曰某甲語浦曰非汝語僧具言園頭見教浦至晚上堂謂眾曰莫輕園頭他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後住永安眾餘五百果符洛浦之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甚麼曰不可無去也師曰恁麼則合道得曰道卽不無爭柰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

寒花發遲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木馬背斜陽入草無蹤跡問如何是一色師曰易分雪裏粉難辯墨中煤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竝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觀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明後如何師曰一句不可得曰如何是不坐如來座師曰抱頭石女歸來晚祇園會裏沒蹤由師往遊焚道避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

運丙午冬鳴犍槌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

謚淨悟禪師

鄧州中度禪師僧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
曰金雞常報曉時人自不聞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
曰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甚麼物不照問如何
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眞
常塵不染海納百川流曰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
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戒定禪師初問洛浦月樹無枝長覆蔭請
師直指妙玄微補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淥水千波
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住後僧問蛇師爲甚麼被蛇
吞師曰幾度扣門招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有官人
問既是清淨伽藍爲甚打魚鼓師曰直須打出青霄
外免見龍門點額人

京兆府臥龍禪師僧問呆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
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揮時豈該明暗

逍遙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巍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的紹道
遙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迴物外物外霞不
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

爲的曰恁麼則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
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府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
曰歸依佛法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
客愁

蟠龍文禪師法嗣

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
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迴殊雪
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挂一瓢問六門不通如何達信
師曰闍黎外邊與誰相識問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

何師曰換骨洗腸投紫塞雁門切忌更銜蘆問從上
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迴超棲鳳越
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裝猶尙棄
誰能歷劫傍他門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海底泥牛
吼雲中木馬嘶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
曾遊赤水神珠罔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
曰雖則互凝呈瑞色太陽暉後卻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
如何辨其水脈浦曰移舟請水脈舉棹別波瀾師不
契乃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卽迷

源師從此悟入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
向東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
動尊師曰浪浪蕩蕩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畱塞
虛空曰畱塞虛空卽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便打凡有
新到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南山路側
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
曉卻成迷師肉髻螺紋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
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勞斤斧曰爲
甚麼不勞斤斧師曰木平法眼禪師有偈贈曰木平
山裏人貌古言復少相看陌路同論心秋月皎壞衲
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來一漚曾已曉滅後
門人建塔謚眞寂禪師

崇福志禪師僧問供養千百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
道人未審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雪深
宜近火身煖覺春遲問貧子獻珠時如何師曰甚麼
處得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回車有分
陝府龍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
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幾多時師乃曰直饒說似箇
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箇檝作麼生免得去眾無對
師曰下去

黃山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

或作
潼

泉山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

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戶不開龍無龍
句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卽直言是不是直言不
是山曰擺手出漳江山復問卞和到處荆山秀玉印
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
重太平年山深肯之任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
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剔師曰擣鼓
轉船頭棹穿波裏月

韶山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巖前
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
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
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耀州密行禪師僧問密室之言請師垂示師曰南方
水濶北地風多曰不會乞師再指師曰鳥棲林麓易
人出是非難

濠州明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爲甚
麼卻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草參天鹿野苑中狐兔
交橫

青原下七世

潭州霞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禪師上堂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
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
出曰爲甚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
藥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
曰宇宙不曾震曰爲甚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
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闔國無人知

雲蓋景禪師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
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
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菜
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
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願諸緣時如何師良
久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
四海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
圓曰如何是九世剎那分師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

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烏牙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拜南郊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黯黑石牛兒超然不出戶問如何是那邊事師曰黑漆牧童不展手銀籠鶴畔野雲飛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青峯楚禪師法嗣

西川靈龕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于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府紫閣山端己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甚麼爲真師曰你甚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卽得不違於干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白雲幽時如何師曰無木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辯問如何是塵中師師曰荆

棘林中隨處到旃檀林裏任縱橫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月隱澄潭金輝正午口無木甚千金口
幽州傳法禪師僧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華開
金線秀古澗白雲深問別人爲甚麼徒弟多師爲甚
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眾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
曰齒蒼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
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背飛超三界外
綠毛也解道煎茶問如何是自在底人師曰劍樹霜
林去便行曰如何是不自在底人師曰釋迦在闍黎

後

青峯山清勉禪師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爲誰開師
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禱池無一
滴四海自滔滔

宋世玉音

宋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是甚麼
經僧曰仁王經帝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卻在卿手裏
僧無對雪竇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對

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爲甚麼卿作主僧無對雪竇代曰合國

咸知一日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對曰廬山臥雲庵帝

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為甚到此僧無對雪竇代云難逃

至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相見來

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卿以何為驗僧無對

雪竇代云貧京寺回祿藏經悉為煨燼僧欲乞宣賜

道得得而來雪竇代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為甚卻燒僧無對云陛下

不忘雪竇代帝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

付囑雪竇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街無對謂今古罕聞智

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在那一界中寂無對保密

日陛下何處不稱尊一日朝罷帝擊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

庾嶺頭提不起為甚麼卻在朕手裏隨無對

徽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傍有大

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遶身

帝降旨令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

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

遊峨嵋入定於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

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欲歸何

所持曰陳畱縣復入定帝製三偈令繪像頒行偈曰

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

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

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趨人有情身不

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
苦問盧能

孝宗皇帝宣問靈隱佛照光禪師曰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對曰將謂陛下忘卻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因同參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手拈拄杖倚放左邊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便下座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噫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因茲更不遊方師乃白雲端和尚得度師雲有贊曰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川上吟嘯無非囉哩囉

僧肇法師遭秦王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

語

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癡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

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心師無對歸宗柔代

云能有
後人知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卽同如
來若被物轉卽名凡夫祇如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

對汾陽代云
彼此老大

公期和尙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
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
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卻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怎麼
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槌擊土次見一大塊戲槌猛

擊之應碎豁然大悟

後有老宿問云盡山河大
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泉州人遺其氏以再下春闈往雲

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卽謁大愚之神鼎謹後見羅漢
下尊宿始徹已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爲頂三教僧問
如何是和尙日用事師曰我喫飯汝受飢曰法法不
相到又作麼生師曰汝作罪我皆知問如何是和尙
一枝拂師曰打破修行道曰怎麼則本來無一物也
師曰知無者是誰曰學人罪過師曰再思可矣居士
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師
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閣老殿前

添一鬼北邙山下臥千年士叫快活快活師曰也是
野狐吞老鼠九龍觀道士并三士人請上堂儒門畫
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回道門朝九皇鍊真氣不
達三祇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劫數救六道輪回
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劫
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
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眾生不覺不
知我說此法門如虛空俱含萬象一爲無量無量爲
一若人得一卽萬事畢珍重

婺州雲幽重輝禪師

今日法雲

初謁雪峯次依石霜乃開

悟旋里隱居蔽形唯一衲住後上堂雲幽一隻箭虛
空無背面射去徧十方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
是和尙一隻箭師曰盡大地人無觸體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
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懶尋醫貌古筆
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
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閑卿於我最心知當初
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亡於六十年
後塔戶自啟其真容儼然

舒州投子通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兩岸

唱漁歌曰來後如何師曰大海涌風波問如何是孤
峯頂上節操長松師曰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問
如何是和尙這裏佛法師曰東壁打西壁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朝廷有旨革本寺爲神霄宮師
陞座謂眾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爲不眞便
乃分彼分此我身尙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
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
添箇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出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
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
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書符叩牙
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
之化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
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
郡守具奏其事奉旨改其寺曰眞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師登座謝恩畢乃曰木
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
空卽斂目而逝
蜀中仁王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聞名不如見
面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鬧市裏弄獼猴曰如
何是道曰大蟲看水磨

金陵鐵索山主遺其名僧問久嚮鐵索未審作何面目

主打露柱僧曰謝見示主曰你據箇甚麼便怎麼道

僧卻打露柱主曰且道索在怎麼處僧作量勢主曰

今日遇箇同參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

市間於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

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曰

汝名本如師即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

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臨安府止竺圖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僊

法師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

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

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

緣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嘗患本宗學

者囿於名相膠於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為文字之學

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

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庵曰尚未見路徑

何言到耶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

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庵曰是門

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爲說破庵曰卻祇從這裏猛
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
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畜以前偈別曰
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
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門
外漢師禮謝未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
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
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
始得

本嵩律師因無爲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講毗尼
性體師以偈答曰情智何嘗異犬吠虵自行終南的
的意日午打三更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祇恁
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
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誓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
了叩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鄰壁有一老宿聞
曰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汚卻

雪竇代云誰家
釜裏無一兩顆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
看經僧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又手
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主無對

大通本代云
又道不識

昔有一老宿住庵於門上書心字於牕上書心字於

壁上書心字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牕上但書牕字

字牕上不要書牕字壁上不要書壁上何故字義炳然

昔有二庵主住庵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

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主曰在庵中造

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

樣子下庵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法眼云且道是

借他樣不借他樣昔有一庵主見僧來豎起火筒曰會麼曰不會主曰

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卻問三十年前用箇甚麼主無

對歸宗柔代云也要知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

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歸宗柔代云好處放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僧曰牛頭山禮拜祖師

來宿曰還見祖師麼僧無對歸宗柔代云大似不相信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

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云既不識他

當初問甚麼人賃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玄

云何曾密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甚麼得見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如何
是家園甚玄覺代云是亦食不
得法燈云汚卻你日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
得喫鐵棒有日在又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

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腳三十年瑯琊覺云
既不然且

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長久云欲
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
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法眼別云
不會古人

語

昔有一老宿曰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

待汝搆去法眼云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搆去還有
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竝不知軌則有一行腳僧到乃

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

遂問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

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腳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

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

黃昏雨淋淋地被趁出法眼云古人恁麼顯露些子
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僧到曹溪時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

頭提不起底僧曰爲甚麼在上座手裏僧無對雲門
云彼

此不了又云將
謂是師子兒

昔有僧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忽
疑不決行住坐臥每自體究都無所得忽春月聞鶯
聲頓然開悟遂續前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春至百花开黃鶯啼柳上

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略如何主曰鈔解
疏疏解經宿曰經解甚麼主無對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不能動
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刹不現身聖
像爲甚不去高麗國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

聖麼法眼代云汝道禮拜是甚麼義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爲
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

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僧既是聖僧爲甚麼有漏
僧無對

韶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
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

長慶稜代云若不如利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利動君子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小師不

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甚麼事小師

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纔喚便發業法燈代云咄叱

有僧與童子止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

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甚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

敢曰何如明皇法燈代云是弟子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藏問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

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不說

僧無對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為流通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

甲身為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為白

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與便至言訖不見至七

日後復來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

覓著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甚麼假

船僧無對天台龍國師代云不欲驚眾

洪州太守宋令公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開

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眾無語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

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

元十六
日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與

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左右報庵主大王來請起

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

主曰是王曰見師為甚麼不起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僧

無對法眼代云汝是甚麼人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觀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

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

秦為秦在楚為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

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

道無我轡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但以手作鷓鴣背向伊道谷呱呱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

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

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師曰行者

少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師無

對滄山云仁者卻不仁者不仁者卻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

無行者
處來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僧曰

是曰爲甚麼卻向水中死僧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伊爲甚麼

不去岸
上死

鷓子趁鷓子飛向佛殿欄杆上顛有人問僧一切眾

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鷓子見佛爲甚麼卻顛僧無

對法燈代云怕佛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

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

道甚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

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

僧曰難翁曰你喚這箇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

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麼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

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

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

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卻庵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庵僧問婆有眷屬否

曰有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

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曰汝見我是甚麼僧曰

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
我不混濫佛法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
你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佛法僧曰
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插向
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云
温州陳道婆嘗徧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淨和尚
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盡
懷刀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昔有施主婦人入院行眾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
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
法眼代云心明滿處即知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音釋

筈

古活切音括
箭末曰筈

蟬煉

上丁計切音帝下
德紅切音東虹也

齒

胡感切
音頷猶

含也未

蒼

徒感切音
髮芙蓉也

誓

先齊切音
西悲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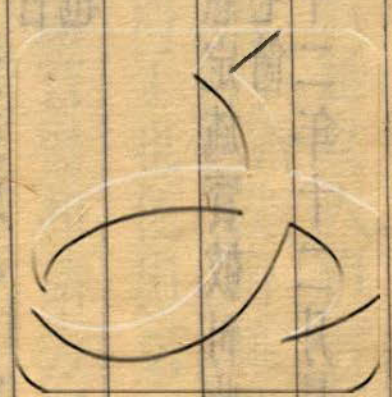
賃

女禁切音
任庸也

甚

時鳩切音
甚柔實也

僧證清慈定施資敬刊此卷第十六計字九千六百八十七箇
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昆十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荆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
 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飲膳日
 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
 披削二十五詣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為勇
 猛或風雨昏夜宴坐邱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
 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參馬祖

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
離卻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
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
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
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臧誣於
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
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磬磬前二哲匠言
下有所得心後卜荊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
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於連帥
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僧
靈鑿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
乃中宵潛往哀請肩昇而至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
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
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師因龍潭
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
曰這箇眼曰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爲長蘆僧問如
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柰學人
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卽今問了也師曰去不
是汝存泊處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
至晦日大眾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

不會師拈梳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

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於郡東按景德傳燈錄稱青原下出石頭遷遷下

出天皇悟悟下出龍潭信信下出德山鑒鑒下出

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偃玄沙備備再傳為法眼益

皆謂雲門法眼二宗來自青原石頭雖二家兒孫

亦自謂青原石頭所自由不知其差誤所從來久

矣道悟同時有二人在荆南城西天王寺嗣馬

祖一任荆南城東天皇寺嗣石頭其下出龍潭信

者乃馬祖下天王道悟非石頭下天皇道悟也何

以明之按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荆南節

度使王玄素所撰天王道悟禪師碑云道悟渚宮

人姓崔氏子玉之後亂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翦

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四與國師侍者

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

應真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

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

悟祖囑曰汝若任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荆

門去郭不遠結草為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

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

榛曾未修削觀茲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

纔歸乃見漏衙火發內外煙燄莫可近之唯聞空

按景德傳燈錄稱青

原下出石頭遷遷下

出德山鑒鑒下出

再傳為法眼益

雖二家兒孫

所從來久

其下出龍潭信

道悟也何

平章事荆南節

道悟渚宮

依長沙寺曇翦

與國師侍者

是佛不屬

於言下大

師蒙旨已便返荆

申其

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

榛曾未修削觀茲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

纔歸乃見漏衙火發內外煙燄莫可近之唯聞空

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

煙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

衣節使重伸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

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

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

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梳子

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使人滅當元和

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夏

嗣法一人曰崇信即龍潭也城東天皇道悟禪師

者協律郎符載撰碑乃與景德傳燈合其碑云道

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

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畱五年

大歷十一年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

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荆南城

東有天皇廢寺靈鑿請居之元和二年丁亥四月

十三日以背痛入滅年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

人曰慧真曰文賁曰幽閑今荆南城東有天皇菴

元一七

三

元一七

三

元一七

存焉唐聞人歸登撰南嶽讓禪師碑列法孫數人
於後有天王道悟名圭峯峇裴相國宗趣狀列馬
祖法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撰馬祖塔銘
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其一也又呂夏
卿張無盡著書皆稱道悟嗣馬祖宗門反以爲悞
然佛國白續燈錄敘雪竇顯爲大寂九世孫祖源
通要錄中收爲馬祖之嗣達觀穎以丘玄素碑證
之疑信相半蓋獨見丘玄素碑而未見符載碑耳
今以二碑參合則應以天皇道悟嗣石頭以慧眞
文黃幽閑嗣之而於馬祖法嗣下增入天王道悟
以龍潭崇信嗣之始爲不差悞矣

青原下三世

天皇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
異初悟和尚爲靈鑿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

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
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
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
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
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
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
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
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
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
卽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

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
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玩者得曰安著何處
師曰有處卽道來有尼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
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卽今是甚
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翱刺史問
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幸遇和
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青原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卯歲出家依年受
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
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
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
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干劫學佛威儀萬劫
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我當搜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
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
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
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
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

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
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日久嚮龍潭及乎到來
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
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
便出卻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
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
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
座謂眾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
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
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
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瀉山
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
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願眎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
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
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
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卻法
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
草菴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
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
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

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小參示眾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

駁好與三十棒

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極玄覺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祇如德山

道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

僧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

人師曰喚來一時生按著龍牙問學人仗鎊鋤劍擬

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

法眼別云汝向甚麼處下手

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曰德

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

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

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

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扇

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

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峯因此

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

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保福問招慶祇如巖頭出

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闍黎

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闍黎是甚麼心行明招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示眾

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

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

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

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

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祇據一條白棒佛來亦打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東禪齊云祇如臨濟道我從來

疑著這漢是肯底語不肯底語為當別有道理試斷看上堂問即有過不問猶

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為甚麼便

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即雪峯也

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上

堂我先祖見處即不然這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

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

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

救不了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
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祇
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
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
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
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騎僧項
曰這畜生甚處去來雪峯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
師乃打趁卻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
心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僧問
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
哪阿哪師復告眾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
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卽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
日也諡見性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新到參師問其中事卽易道不
落其中事始終難道曰某甲在途中時便知有此一
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腳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
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
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則
闍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
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會有人亂說道理出去巖

頭僧來參師豎起拂子曰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
僧擬近前師曰恰落在此機僧回舉似巖頭頭曰我
當時若見奪卻拂子看他作麼生師聞乃曰我豎起
拂子從伊奪總不將物時又作麼生巖頭聞得又曰
無星秤子有甚辨處

青原下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叡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
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與雪
峯欽山爲友自杭州大慈山邈迤造於臨濟屬濟歸

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
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
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
公案乃下參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腳人至來
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
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叡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
得孤負老僧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
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叡公大難
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
手擡一手搯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

鉢下法堂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
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曰大
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
肯老僧那師密啟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
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
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

山果

三年後

示滅 一日與雪峯欽山聚話峯驀指一椀水欽曰

水清月現峯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卻水椀而去師與
雪峯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
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

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滅師半德
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師住鄂州巖
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
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
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撓舞棹卽不問
且道婆手中兒甚麼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
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後
菴於洞庭臥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
也無師曰聲前古毳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
眼上堂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兩段義似衲僧

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
 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
 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
 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
 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
 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
 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
 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巖無語夾山下一僧到石霜
 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則珍重
 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噓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

方回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
 山上堂曰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
 前話其僧舉了山曰大眾還會麼眾無對山曰若無
 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
 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
 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
 麼山舉手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
 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
 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
 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卽不問祇如洞

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
僧問利劒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僧擬再問師
咄曰這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
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爛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
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劒麼曰收得師引頸近前曰因
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甚處來
曰巖頭來峯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便打三
十棒趁出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
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
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拄杖二下僧後舉前語問師

師與二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
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菴多時汝
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菴內坐師乃
拈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
不顧師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
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
夢見在僧參於左邊作一圓相又於右邊作一圓相
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
語師便喝出僧欲跨門師卻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
來否曰是師曰祇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曰是

有句師曰右邊圓相響曰是無句師曰中心圓相作
麼生曰是不有不無句師曰祇如吾與麼又作麼生
曰如刀畫水師便打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
甚麼巖再問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弓折箭盡時如
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曰請
和尚荅話師曰珍重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卻
著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卽向汝道問
起滅不停時如何師喝曰是誰起滅問輪中不得轉
時如何師曰澀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拶問如何
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
得到底師曰吽僧再問師曰腳下過也問古帆未挂
時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
喫草邇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
師嘗謂眾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啟之後
中原盜起眾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
以無供饋遂縛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
聞數十里卽光啟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
之獲舍利四十九粒眾爲起塔謚清嚴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奉佛師
生惡葷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

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
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常照
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戒久歷禪會
緣契德山唐咸通中回閩中雪峯創院徒侶翕然懿
宗錫號真覺禪師仍賜紫袈裟初與巖頭至澧州鰲
山鎮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
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
文遂箇漢行腳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
睡頭喝曰噯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
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胸曰我這裏未
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
結草菴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
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
明不是處與你剗卻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
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
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渠今正是我
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
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
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
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卽是頭曰他

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
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
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
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眾
喫箇甚麼師遂覆卻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
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
成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
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
生師休去汾陽代云某甲早困也師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
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

出山曰今回向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
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曰不識山曰爲甚
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
師無對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師
曰我空手去空手歸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
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黎行腳爲甚麼事問我眼
本正因師故那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
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甚麼不許
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
文作麼生是本文主無對五雲代云更分二段著問如何是佛

師曰寐語作甚麼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千里未是
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卽有分問文殊與維
摩對談何事師曰義墮也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
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有言
師便作臥勢良久起曰問甚麼僧再舉師曰虛生浪
死漢問箭頭露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曰盡眼
沒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
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喫茶去問
僧甚處來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
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棲典座
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
話師把住曰道道棲無對師遂踢倒棲當下汗流問
僧甚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
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
道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覲面相呈師
曰蒼天蒼天師請眾曰此箇水牯牛年多少眾皆無
對師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爲甚麼作水牯牛
去師曰有甚麼罪過問僧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
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
曰待問卽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

清曰問得徑山徹因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
徹因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是一日謂
長慶曰吾見瀉山問仰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他
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慶曰若
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卽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
人問汝作麼生道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慶曰
何異於錯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與此間相去多
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這箇
卽遙去也師便打出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
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卻一僧眼問四

十九年後事卽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
驀口打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舉拂
子曰出世後如何雲亦舉拂子其僧卻回師曰返太
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乃回師曰汝問甚麼
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
時如何師舉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
禮拜師便打後僧舉問云沙沙云汝欲會麼我與汝
說箇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
結契了也中心樹子猶屬我在崇
壽翻云爲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師舉六祖道不是
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乃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
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不覺齧齒師曰

我適來恁麼道也好喫二十拄杖師行脚時參烏石
 觀和尚纔敲門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
 曰來啗老觀石便開門搗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
 閉卻門師住後示眾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
 一隊噇酒糟漢向甚麼處摸索師問慧全汝得入處
 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甚麼處商量曰甚
 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便打
 全坦問平田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師喚
 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瀉山來師
 曰瀉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瀉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瀉山

古佛汝速去懺悔玄沙云山頭老漢蹉過瀉山也闍王問曰擬欲蓋

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

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雲門云一僧問學人道不

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為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

僧便出去長慶舉似王延彬太傅了乃曰此僧合喚

過放師問長慶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慶便

出去驚湖別問僧甚處來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

長慶云險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

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

擻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
得然雖如是我卽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
作麼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曰是甚
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菴僧辭去師問甚麼處
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
曰某書上師兄某一白龍山成道後迄至於今飽不
飢同參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峯來有
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
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
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柰雪老何

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

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

祇這是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

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還

麼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卽

知去處師曰你是子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汗

人好師曰我卽不塗汗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

說來看曰殘羹餽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有一僧在

山下卓菴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時有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

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菴主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卽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卽與剃卻師領徒南遊時黃涅槃預知師至携策前迎抵蘇溪邂逅師問近離何處槃曰辟支巖師曰巖中還有主麼槃以竹策敲師轎師乃出轎相見槃曰曾郎萬福師遽展丈夫拜槃作女人拜師曰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右繞師轎三匝師曰某甲三界內人你三界外人你前去某甲後來槃回師隨至止囊山憩數日槃供事隨行徒眾一無所缺上堂此事如一片田

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是這田地師曰看沙曰是卽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沙曰祇是人人底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玄沙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陞座眾集定師輓出木

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師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卻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牕櫺中拋入師便開門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卻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荅話師因闍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爲甚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卻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爲甚麼覆卻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甚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問僧甚處來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首師曰途中善爲問拈槌豎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

法眼代云大眾
看此一員戰將

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

夫開演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
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曰此一眾盡是學

佛法僧官人曰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清代

曰比來拋甄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上堂舉拂子曰這何得貴耳賤目

箇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

箇爲中下師便打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

入方丈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

時涌曰和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僧曰是師乃打

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

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

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

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闕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

王如此供養將何報荅師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

我僧問疎山云雪峯道輕打我意作麼生山云頭上插瓜瓞垂尾脚跟齊問吞盡毘盧

時如何師曰福唐歸來還平善否上堂我若東道西

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麼處捫摸

僧問保福祇如雪峯有甚麼言教便似羚羊挂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師之法席

常不減千五百眾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闕帥命醫

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

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

洪州感潭資國禪師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曰死卻爺死卻孃師打了趁出師凡接機皆如此

天台瑞龍慧恭禪師福州羅氏子謁德山山問會麼曰作麼山曰請相見曰識麼山大笑遂許入室泊山順世乃開法焉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爲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卻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一椀水與師師又接喫卻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禪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禪箇甚

麼山曰子大似箇鐵樞住後雪峯訪師茶話次峯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峯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椀水峯曰將水來師便度與峯接得便潑卻

雲門云莫壓良爲賤

襄州高亭簡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青原下六世

巖頭叟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聞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

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
不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頭每與語微醺
無忒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臥龍來山曰來時龍
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癩上更著艾焦曰
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師乃問山與麼即易
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
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山曰老僧謾闍黎去也
師喝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後有僧舉
似巖頭頭
云苦哉將我一枝
佛法與麼流將去師尋居丹瑞巖坐磐石終日如
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

謾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云瑞巖沙云有何
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
怪乃云何不且在彼住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
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
有扭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天不能覆
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
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石
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怎麼即不同也師曰
合不得曰爲甚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甚麼問
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甚麼

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
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
不歸朝一日有村媪作禮師曰汝速歸救取數千物
命媪回舍見兒婦拾田螺歸媪遂放之水濱師之異
迹頗多茲不繁錄逝後塔於本山諡空照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
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
曰孟仲季也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咩曰轉
後如何師曰是甚麼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長溪陳氏子出家於龜山年滿
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靈時如何霜曰
直須盡卻師不契乃參巖頭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
住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闔帥飲其法味請居羅山
號法寶禪師開堂陞座方歛衣便曰珍重時眾不散
良久師又曰未識底近前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
大苦哉僧擬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
曰道甚麼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
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
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攜誰是哀提者師
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來參師問

名甚麼曰明教師曰還會教也未曰隨分師豎起拳
曰靈山會上喚這箇作甚麼曰拳教師笑曰若恁麼
喚作拳教復展兩足曰這箇是甚麼教僧無語師曰
莫喚作腳教麼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把
拄杖向面前一擲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
雙駒後僧舉似疎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僧辭保福福問甚麼處去
曰禮拜羅山福曰汝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府朝覲
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和尚忽若一句不相當莫言
不道僧舉似師師呵呵大笑曰陳老師自入福建道
洪塘橋下一寨未曾見有箇毛頭星現汝與我向從
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祇有一口劍一劍下須有
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須成末僧回舉
似福福曰我當時也祇是謔伊至秋朝覲師特爲辦
茶筵請福福不赴卻向僧曰我中間曾有謔語恐和
尙問著僧歸舉似師曰汝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
僧又去福遂來無軫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
祇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軫軫
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麼撥
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
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趁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

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
錯怪大師僧舉寒山詩問白鶴銜苦桃時如何師曰
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郵亭
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欹枕覩獼猴曰將此
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鬪饅前問如何是百草頭
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如何是道師曰倚
著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
如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為主師曰還解喫飯麼臨
遷化上堂集眾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
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迺曰欲報佛
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
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新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
僧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現僧無對僧辭師門送
復召上座僧回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甚麼心
行師大笑而已師披衲衣次說偈曰迦葉上行衣披
來須捷機纔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福州聖壽嚴禪師補衲次僧參師提起示之曰山僧
一衲衣展似眾人見雲水兩條分莫教露鍼線速道
速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作甚麼來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陳氏子受業於龜山僧問
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
師曰拋卻真金拾瓦礫作麼不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音釋

鼻

雲俱切音樓 樓 虛侯切音

叢

呼括切音 邏 良以切音里

連延也

迤

養里切音

傳

側吏切音 也

百

以沼切音

注此謂

媪

烏皓切音 軫

止

忍切音

僧清含施資敬刊此卷第十七計字壹萬一千九百三十箇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宋 沙門 大 濟 纂

青原下六世

雪峯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閩之謝氏子幼好垂釣汎

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

出塵乃棄舟投芙蓉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

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常終日宴坐眾皆異之與雪

峯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行呼為頭

陀一日峯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

異日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
土二祖不往西天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
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
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
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峯徵詰亦當仁不讓峯
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峯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
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眾曰忽遇明鏡來時
如何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
住後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
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沈建立乖真非屬造
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沈之鄉動靜雙泯卽
落空亡動靜雙收瞞頂佛性必須對塵對鏡如枯木
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
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
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
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
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
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燄無邊表圓覺空
中不動搖吞燦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
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祇要虛閑

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卽爲魔王眷
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
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拍擊以無
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
銷冰終不卻成冰箭旣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
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
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
宗覺卽迷旨三乘膽顫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
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
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見前更疑
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
莊嚴本來真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
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
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歛念攝事
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卽便
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
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裏分別
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
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踪
迹真如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尙無

改變大道豈有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裏
 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
 馳求又落魔界如如何上沒可安排恰似焰爐不藏
 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靜揚眉是真解脫
 道不彊為意度建立乖真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
 則差便是乎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上
 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事在何世界安
 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
 差知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
 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
 本源故號為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相即
 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
 自救尚不得爭解為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
 等閑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趁韻過時光陰難得可惜
 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上宗
 乘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
 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毘蘆
 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
 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
 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

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
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
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
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
同夢事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卽是大出脫大徹頭人
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毘盧越釋迦
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
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
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
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恬靜恁麼修行
盡出他輪回際不得依前被輪回去所以道諸行無
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
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
力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不教
汝加功煉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
上堂汝諸人如在夫海裏坐沒頭浸卻了更展手問
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
得若有智慧卽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須
勤苦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
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尅骨究實不妨易得搆

去且况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祇是記言
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
和地被人把住詰問著及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
答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
知識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
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
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
昭靈靈是汝真實爲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
若瞌睡時不是爲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箇喚
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麼
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
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
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甚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
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祕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
成正遍遍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
解汝還見南閩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
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體還
有許多般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欲識金剛體亦
須如是看祇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
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

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
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如
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
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
發明取因何卻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
直下自謾去忽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譎張身見命
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
把瞌睡見解便當卻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
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祇大
作羣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求衣
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
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呵護汝
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
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
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祇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
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
犁拽耙銜鐵負鞍確搗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
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
劫不曾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

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師因參
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
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作一
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
胎馬腹裏作活計出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
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卻得某甲爲甚麼道不
得師曰我得汝不得上堂眾集遂將拄杖一時趁下
卻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
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僧侍立次師以杖指面前
地上白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答師
曰你也見我也見爲甚麼道不會師嘗訪三斗菴主
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人盡有
菴主爲甚麼無主曰且坐喫茶師曰菴主元來有在
侍雪峯次有二僧從階下過峯曰此二人堪爲種草
師曰某甲不與麼案曰汝作麼生師曰便好與三十
棒因雪峯指火曰二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師
曰近日王令稍嚴峯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攙奪行市
雲門曰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南
際到雪峯峯令訪師師問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
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

歸宗柔別
拈掌三下師曰山

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峯普請畚田次見一蛇以杖挑起召眾曰看看以刀芟爲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更不顧視眾愕然峯曰俊哉侍雪峯遊山次峯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卽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雪峯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闊多少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腳跟未點地在師初住普應院遷止玄沙天下叢林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上堂良久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瞌睡作麼曰學人卽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癢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里萬里行腳到這裏不消箇瞌睡寐語便屈卻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已作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祇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

麼祇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
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
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尙不能構得可中
純舉宗乘是汝向甚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
方便祇如靈山會上有一百萬眾唯有迦葉一人親聞
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
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
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知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
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豎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
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
唱盡大地人失卻性命如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
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
汝狂意方有伸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
甚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師有偈曰萬里
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
來蹤觸處周智者撩者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卻頭又
曰玄沙遊逕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
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
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
問事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也無師曰不當曰

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

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吹一吹闍王送

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

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尙不得到這裏師問文桶頭下

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

歸文無對歸宗柔代云和尙用作甚麼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

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

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瘧者

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

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

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

耳口和尙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

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唯謾他兼亦自

謾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祇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

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為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有僧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

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之

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

曰汝不是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

瘧麼僧於是有省長慶來師問除卻藥忌作麼生道

慶曰放憨作麼師曰雪峯山椽子拾食來這裏雀兒

放糞師因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普請斫柴次見

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

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

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

身心如大地虛空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

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生曰放皎然過有箇

道處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道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

悉生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崇壽

稠別長生云喚甚麼作如來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未審和尚以

何接人師曰我不以瞬視接人曰學人爲甚道不得

師曰畱塞汝口爭解道得法眼云古人恁麼道甚奇特且問上座口是甚麼

問凡有言句盡落褙襴不落褙襴請和尚商量師曰

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承古有言舉足下足無非

道場如何是道場師曰沒卻你曰爲甚麼得恁麼難

見師曰祇爲太近法眼曰也無可得近直下是上座師在雪峯時光

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

住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法眼代云和尚終不恁麼法燈

代云請和尚下船玄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峯開

緘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

千里同風僧同舉似師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日

和尚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師問鏡清教中

道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

曰莫是不見這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師曰浙中清

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

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

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日卻問其僧盡

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世界

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

玄覺云一般恁麼道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這一縫

大小韋監軍來謁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

取曹山幾里韋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

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

座不到曹山韋卻起禮拜師曰監軍卻須禮此僧此

僧卻具慚愧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具慚愧問如何

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

曰我是謝三郎西天有聲明三藏至閩帥請師辨驗

師以鐵火筋敲銅爐問是甚麼聲藏曰銅鐵聲法眼別云

請大師為大王法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藏無對

燈別云聽和尚問法眼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師南遊莆田縣排百

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

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

法眼別云昨日有多

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

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曰如夢

如幻法眼別敲物示之

師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

卻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處藏曰喚甚麼

作門

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

師以杖拄地問長生日僧見俗見

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

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遍周沙界雪峯

打鼓這裏爲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

以何爲津梁師曰以眼爲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

快救取好師舉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

場乃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

玄覺云祇如此二尊宿語

還有親疏也無

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

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祇這是

日用而不知普請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

曰既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

師問明真大師善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

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麼處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

知法眼別云喚甚麼作佛

大普玄通到禮覲師曰你在彼住莫

誑惑人家男女曰玄通祇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

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真情是難師曰甚麼處

是難處曰爲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杖拄卻門僧問
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
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
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卻梯客司稟旨公曰
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
理法眼云未昇梯時日幾度登樓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
揭簾入見卻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
守曰恁麼卽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是
恁麼鏡清云不爲打水有僧問不爲打水意作麼生清云青山碾爲塵敢保沒閑人梁開平
戊辰示寂閩帥爲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稟性淳
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苑後參
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師如是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
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
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
口打峯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
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眾僧上來問訊峯謂師
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眾舉來師又有
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

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峯乃願沙曰不可更是意
識著述師問峯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峯
良久師設禮而退峯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峯曰是甚
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辭問未嘗爽於玄旨
師在西院問誦上座曰這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
不曾到師曰爲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師曰作
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誦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祇
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
保福辭歸雪峯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
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

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

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

道妙峯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卽是可惜

許僧問鼓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師來往雪

峯二十九載天祐五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

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

拜師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玉太傳入院見方丈門閉問

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太師

不在否法眼別云太師閩帥請居長慶號超覺太師上

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也
祇今有甚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
肯擔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這裏還會麼
如今有一般行腳人耳裏總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
當得行腳事麼僧問行腳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
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問名言妙
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
明明歌詠汝尙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
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
中塔代云便請和尙相伴問如
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

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
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
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
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
已師卻問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
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
子便下座僧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
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上堂撞著道伴交
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卻近前問
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

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甚麼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卻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巖道底一時坐卻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總似今日老胡絕望

玄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安國瑫和尚得師號師去作

賀國出接師曰師號來邪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

明真師乃展手國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

僧又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云丹霞語福云去莫妨我打睡

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眾無對

法眼

代云縱受得到別處亦不敢呈人

師到羅山見製龕子以杖敲龕曰

太煞預備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乃咩咩上堂大眾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眾禮拜此僧又

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眾禮拜眾無對僧問如

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

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舉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

保福遷化僧問保福拋卻殼漏子向甚麼處去也師

曰且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箇是保福殼漏子聞師

夫人崔氏奉道自稱練師遣使送衣物至曰練師令就大師

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使卻來師前

唱喏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

曰卻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師問師曰練師適

來呈信還懷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這一轉語大工

自道取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師曰不可思議

大師佛法深遠後唐長興三年歸寂王氏建塔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年十五禮雪峯

為受業師遊吳楚間後歸執侍峯一日忽召曰還會

麼師欲近前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

便詢於長慶一日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

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

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

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雲居
錫云甚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

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
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慶良
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卻問作麼生
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
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卻指船子
歸宗柔別云和尚祇解問人雪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
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
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卽且置祇如望州亭烏
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
梁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公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

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陞座師乃曰須起
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
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
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問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眞風
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則羣生有
賴也師曰莫塗汗人好又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
莫覆卻船子僧問泯默之時將何爲則師曰落在甚
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上堂此事如擊石火
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問未審搆
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置闍黎還

構得麼曰若構不得未免大眾怪笑師曰作家作家

曰是甚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師見

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

爲甚麼不痛僧無對左覺代云問摩騰入漢一藏分

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腳事作麼生曰

不會師曰不會會取莫傷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

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

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祇在

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

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祇如當時受佛

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

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

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上

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

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爲有一分

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卽不見

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問

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甚麼

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

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

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忙思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籠心僧曰甚麼處是某甲籠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卻來曰甚麼處是某甲籠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籠心師問羅山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羅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獼猴入道場山卻問明招忽有人問你又作麼生招曰箭穿紅日影師問羅山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雙明亦雙暗師禮謝三日後卻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祇爲看不破山曰盡情向汝道了也師曰和尚是把火行山曰若與麼據汝疑慮問將來師曰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曰同生亦同死師又禮謝而退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彼此合取狗口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卻問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曰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曰如虎戴角師見僧喫飯乃拓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有尼到參師問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卽不無師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聞長生卓菴

乃往相訪茶話次生日曾有僧問祖師西來意某甲
 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曰某甲爭敢道得不得
 有箇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戴角有人輕毀此事分
 文不直一等是恁麼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日適來
 出自偶爾老宿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師問
 毛好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師問
 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
 尚莫謾人好師曰卻是汝謾我闍帥遣使送朱記到
 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
 住用印奚為師便打僧曰恁麼則鬼窟裏全因今日
 也師持印歸方丈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

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
 云謾語僧無對師舉洞山

真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

人師曰汝試邈掠看曰若不黠兒幾成邈掠師曰汝

是黠兒曰和尚是甚麼必行師曰來言不豐僧數錢

次師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

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

因甚到恁麼地問僧甚處來曰觀音師曰還見觀音

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法眼
 別云

如和尚見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

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鑊闕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

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卻是汝謾我問欲
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卻問侍
者這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問
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卻
禮拜汝師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
短多少師卻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
卻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
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太煞恩愛
壽無對師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闍帥奏命服一
日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

何方術相救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

法燈別云

和尚解忌口麼

又謂眾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祇是

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卽是住卽是師曰道道
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
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
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屋壁師題
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
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卽隨滅年甫志學
邁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
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嵩嶽

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
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關而但記語言存
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
熟忽起搗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
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
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閩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
苑請舉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
且不識南泉卽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眾驗
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
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
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
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爲人心不等巧
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
空叱空空二患旣除中道須遺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
言非展事承言者喪帶句者迷不唱言前寔談句後
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
二問三問盡有人子也諸仁者合作麼生時有僧出
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尚師喝曰出去曰已
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聲曰似未聞那其僧再問師
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

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鈍置殺人曰如何紹得師曰

狂狹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曰學人便

承當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云莫費力問如何

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汝擬亂走問千山

萬山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燈別云師與

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款款

師卻曰家常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恪生慶曰

穩便將取去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

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即得僧

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乃側掌咩咩問如何是向上

關振子師便打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

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茶

蓋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是

甚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金鳥一點萬里無雲上堂欲知此事

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師曰拽出這

死屍著僧應喏便歸僧堂結束而去師至晚聞得乃

曰好與拄杖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甚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

伊具眼底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

曰請師便打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

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甚麼
 過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師與闍師
 瞻仰佛像師問是甚麼佛師曰請大王鑒師曰鑒即
 不是佛師曰是甚麼師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僧問
 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省
 要處師曰汝還恥麼師復曰今為諸仁者刺頭入他
 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諸人道教排不到祖
 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
 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恁
 麼道被他驀口擱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

擱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
 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
 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見一人快利通
 得箇消息如今還有人通得也未若通得亦不昧諸
 兄弟若無不如散去珍重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
 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
 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
 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
 問汝為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音釋

顛之善切音戰 韻古困切衮去聲 壽張流切音翰

驚懼四枝寒動也 揜陟栗切音 誦順言詭弄貌 膊與翰通翰張

貌室撞揜也 誦疏臻切音 膊匹各切音 掖夷

切音奕掖謂辛致言也 在傍扶之

僧明朗為父求生淨土施資敬刊此卷第十八計
字壹萬一千二百一十三箇
光緒三十二年冬月長沙刻經處識



